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一回 問吉凶廟中求卜 解饑渴茅屋棲身

渺渺秦關百二重，車塵馬跡各西東。懸崖高閣參天柏，古道禪房化石松。
半壁虬龍籠曉日，一池萍藻漾清風。
茅庵獨坐無人問，惟有斜陽映地紅。

不說退之一行人馬冒雪趕路。且說藍彩和對湘子說道：「仙弟，你看韓退之一連十日路絕人煙，身無寧處，他略不回心轉意，懊悔當初，真是鐵石般堅的性子。但這十分寒冷，倘或凍餓壞他，豈不反誤大事？我和你上崗嶺上吩咐土地化一間廟宇，暫且與他安身躲雪，有何不可？」湘子道：「仙兄之言有理。」即時喚出山神、土地，吩咐他道：「俺叔父韓退之原是捲簾大將，謫降塵凡。玉帝有旨著俺去度他，已經屢次，尚不回心，今日這般風雪，在那秦嶺藍關路上，凍餒之極。你可往雙叉路口，化一座廟宇與他躲避一時。他若求籤問兆，連賜下下，不可有誤。」山神、土地領了湘子的話，果然在那雙叉路口化出一座廟宇。這廟的光景若何？

矮矮三間殿屋，低低兩下廂房，周圍黃土半攤牆，門扇東歪西放。中塑土公土母，旁邊鬼判施張。往來過客苦難當，問兆求籤混帳。

退之與張千、李萬冒風雪走了半日，苦不可言，忽見前面有一座廟堂，張千便道：「老爺，前頭喜得有個廟堂，我們且進去略躲片時。若有廟祝在內，叫他安排些熱湯、熱水，吃一口兒也好。」退之道：「既有廟堂，我們且走到裡邊權宿一宵，明早趕早又走。」李萬連忙上前，帶住了馬。退之下得馬來，走到廟前，抬頭一看，見牌額上寫著「土谷神祠」。退之便歎道：「既有土地廟，便該有人家附近了，怎的走來這許多路，不見有一家煙火？」當下一行人馬走進廟裡。退之向前躬身喏道：「土地公公，你正直無私為神。我盡忠報國遭貶潮陽，一路上風餐露宿，饑寒難禁。今日雪擁馬頭，上前不得，只得權借廟中安歇一宵。望神靈庇祐，風雪早霽，仕路亨通，得賜回鄉，夫妻聚首。」張千道：「香案有一籤筒，定是往來的人在此求籤，老爺也求一籤，卜此去吉凶何如？」退之依言，撮土為香，對神祝告道：「明神在上，我韓愈貶謫潮陽，一路裡受了许多磨折，今到藍關秦嶺，不知離潮陽還有多少路程？若是此去吉多凶少，願神靈賜一個上上的籤；若是凶多吉少，願賜一個下下的籤。」捧著籤筒搖了半日，求得一個下籤。連求三籤，都是下下。退之看了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我連求三個下籤，想是我命合休於此。」只見張千、李萬在那廟後邊去，尋見一個廟祝。這廟祝龍鍾鍾，拄著一條拐杖兒，走將出來，搖頭戰戰的向著退之大笑。退之道：「你有怎麼好笑？我們奔馳了許多路，肚中饑餓，可做些飯與我們充饑，重重謝你。」廟祝道：「我老人家夜裡睡不著，清早爬不起，走得起來，已是已牌過了，摸摸索索煮得一餐，只好做一日吃。你們若肚饑，有米在此，自家去煮，倒得落肚快些。」退之道：「你有火種，拿一個與我們。」廟祝道：「你像個讀書的人，怎不曉得石中有火？」退之便叫張千道：「老道人說得有理，你去拿一塊石頭來取火做飯。」張千道：「小的只曉得鑽燧取火，這石頭如何取得火出？」退之道：「你去拿來，我自有處。」張千連忙去扒開雪，取一塊石頭，遞與退之。那廟祝便向袖中取出鐵擊子、淬火紙筒。退之接過在手，左敲右敲，那裡有一個火壘爆出。廟祝看見敲不出火，便近前來，接過石頭擊子，戰抖抖的敲了兩三下，就紅燄燄出火來。張千喜歡不盡，連忙接過手中，去尋廚灶。只見房歪壁倒，灶塌鍋破，盆鉢也沒有，歎了一口氣，扯了廟祝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想是個不吃食服氣的東西。」這廟祝推聲裝啞說道：「我不得地的時節，也不東奔西謁，搖尾乞憐；那得地的時節，也肯知足知止，急流勇退，那裡得有氣洵？」退之道：「這老道人言語分明是譏諷下官。」張千道：「老人家吃了隔夜螺螄，古顛古倒來纏話，老爺不必介懷。」便和李萬兩個去尋了許多石塊，搭下一個地灶，攀些樹枝，燒起火來。又去行囊內取出隨身帶的小銅鍋，裝了一鍋雪，架在地灶上，誰知那雪消化來不上一碗水，一連化了幾鍋雪，方才夠做飯，直俟到天晚，才吃得一餐。

那廟祝走進後邊去，再也不走出來。大家沒處存身，張千道：「廟裡又沒有潔靜客房，乾淨牀帳，老爺若不憎嫌，到後邊同這廟祝睡一夜也罷。」李萬道：「老爺且慢些進去，待小的先去看看這廟祝的房，然後又做計較。」張千道：「你說得有理。」李萬便跑到後邊一看，只見一領草薦鋪在地上，廟祝和衣倒在上頭，也沒有被蓋，那裡有怎麼牀帳。李萬回身就走，口裡喃喃道：「不是老爺不進來，原來這廟祝是這般齊整的牀帳。」一五一十對退之說了一遍。退之道：「這地方前不爬村，後不著店，廟祝又是老年待盡的人，度得日子過也是好了，教他那裡去佈施牀帳來睡？只是我的命苦，貶到這個地方。」張千道：「老爺不要煩惱，據這般風雪天氣，又虧得有這個古廟堂等我們安歇，若沒有這廟堂時，我們一發苦了。」大家說了一回，只得在神櫃前團聚做一堆。

那退之長吁短歎，一夜不曾合眼，眼巴巴到得天明，開眼一看，大家都聚在一株老松樹下，一匹馬也立在那裡不動，四面空蕩蕩都是雪，幸喜得不落在他們身上，並不見有怎麼廟宇，怎麼老廟祝，驚得目瞪口呆，慌忙叫張千、李萬道：「你兩個怎的還睡著？」李萬魂夢中用手擦一擦眼睛，道：「起來了。」張千抬起身一看，也吃一個大驚，道：「這老道人是個積賊！」退之道：「怎麼，他是積賊？」張千道：「若不是積賊恐怕我們查出他根腳來，怎的連廟宇也拆了去？」李萬道：「料這一個老道人也拆不得這般乾淨，畢竟還有幾個木作來幫他。我們為何這般睡得著，連斧頭、鋸子聲也不聽得一些兒？」李萬道：「我們是行路辛苦的，又白碌了這一黃昏，故此睡著了。」退之道：「你兩個都是亂猜，難道拆卸房子，瓦片木屑，也收拾得這般乾淨？這還是上天憐憫我忠義被謫，饑寒待斃，故遣山神、土地點化這間廟堂，與我權宿一宵，你們休得說那混話。」張千就拴扣馬匹，李萬便挑擔行李，趕上前路。正是：

憶昔當年富貴時，豈知今日受孤栖。
潮陽路遠何時到，回首長安雲樹迷。

退之一行人馬，走得不上三五里路程，陡然寒風又作，雪片撲面而來。

張千道：「老爺，雪又大了，怎生是好？」退之哀哀的啼哭道：「湘子！湘子！你雖不念我夫妻撫育深恩，也索念我是你爹的同胞兄弟，怎麼到這般苦楚時節，還不來救我一救？」李萬道：「大叔不知死在那州、那縣、那個地方，連骨殖也不知有人收拾沒人收拾，老爺如今在這裡叫他，他就是神仙，也聽不見，叫他怎的？」

原來湘子正在雲端裡跟著退之，聽見退之哀苦叫他，他便變做一個田夫模樣，馱著一把鋤頭，從前面走將過來。退之看見這個田夫；便暗付道：「這般曠野雪天，如何得有種田的，莫不是一個鬼？前日被那樵夫、漁父兩個活鬼混了一日，我如今且念些《易經》去壓伏他，看他怕不怕？」一地里尋思，一地里便念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貞幾遍。湘子聽見退之念誦《易經》，暗暗笑道：「鬼是純陰之物，被《周易》上『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』兩句說破了他的來蹤去跡，故此怕《易經》。我是純陽之體，從《周易》上悟出參同大道，那怕恁般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貞，且由他念誦，莫先說破了機關。」退之一口氣念了許多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貞，見這田夫端端正正立在面前不動，便又暗付道：「前日的樵夫、漁父是鬼也不見得，今日這個田夫的的確確是人了。」便又近前施禮道：「借問老哥一聲，此去潮陽還有多少路？」田夫答道：「田夫只曉耕田事，不知高嶺幾多峰。也不知峰頭有多少樹和水。也不知嶺腳有多少柏和松，也不知瀑布流泉從那裡來，從那裡去，也不知僧尼道士打怎麼鼓，撞怎麼鐘。饒你錦衣跨駿馬，饒你玉簪仗千鍾，饒你財多過北斗，饒你心高氣吐虹，到頭來終久不如農。那田夫說完了幾句，不瞅不睬，逕自去了。退之要趕上前去拽住了他，又恐怕他不分皂白，言三語四，反討一場沒趣；欲待不去趕他，心中又與決不下。張千道：「此時此際老爺還不趕路，等待何時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心裡思量還要問田夫，討一個明白。」李萬道：「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這田夫只在山裡種田，何曾出去穿州過縣，問水尋山，老爺苦擠擠去問他恁的？」退之見張千、李萬絮叨叨，只得把馬加上一鞭，望前而去，眼中卻撲簌簌流下淚

來。這正是：

胸中無限傷心事，盡在汪汪兩淚中。

一行三口兒又奔了十數里，指望尋個店家安歇，不料遠遠地跳出兩隻猛虎來，真好怕人。

深山霧隱，皮毛賽玄豹丰標；大地風生，牙爪共青獅鬥利。高岩才發嘯，昂頭搖尾震山川；絕壑漫迎風，怒目睜眉驚樵牧。任你卞莊再世，受饑寒難逞英雄；假饒馮婦重生，遭凍餒怎施拳棒？今日退之遇著呵，這才叫做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行船又值打頭風。魂靈不赴森羅殿，也應飛上半空中。

張千轉身就跑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前面有兩隻猛虎趕來了！」退之聞言，一骨碌在馬上跌將下來，暈倒地上，沒一絲兒氣息。那兩隻虎奔近前，把張千、李萬一口兒都咬了去，單單只剩下一個退之。這才是：

命如五鼓銜山月，身似三更油盡燈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湘子既教山神化猛虎來馱了張千、李萬去，驚得退之暈在地上不甦醒，藍彩和便道：「仙弟，你叔父只剩得隻身昏暈不醒，你可速去救他醒來，省得他把真性都迷亂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仙兄，我叔父還不心死，思量去潮州做官，待我作一陣冷風吹醒他來，又去前路化一間茅屋，把花籃盛著他昔日與我的饅頭、好酒，放在屋裡與他充饑燙寒。再過一日，把馬一發收去魂魄死了，絕了他的腳力，然後去點化他。」藍彩和道：「如此卻好。」果然退之驚得暈死半晌，被一陣冷風吹得渾身冰冷，才甦醒鬧鬧起來，定睛一看，不見了張千、李萬，只剩得這匹馬，七七遮遮立在那裡不動。不覺兩淚交流，歎一口氣道：「我韓愈盡忠盡孝，為國為民，只指望名標青史，死有餘芳，誰知佛骨一表，弄得家破人亡，夫妻拆散。來時還有三個人，今日把兩個葬於猛虎腹中，到前路去只我一個，若再撞見虎時，性命決難逃躲。想我自作自受，應該命斷祿絕在這個地方，不如早早尋個自盡，倘或有人憐憫是無主孤魂，掘個坑兒埋葬了我，也得個囟圖屍首，煞強如被老虎咬嚼得粉骨碎身。」左思右算，走到前面樹林茂處，解下腰纏，要懸掛而死。誰知退之不該縊死，縊兒掛得上去，又跌了下來。退之揀得一樞粗壯的樹枝，說道：「這樞兒掛得牢了。」及至掛上縊兒，連樹樞兒也折了下來。退之道：「我想是不該繩上死，該在刀下亡，故此聖上要把我在雲陽市上斬首，虧了林親家並眾官力救，得貶潮陽，今日終七終八不免這條路。」連忙向行囊上解下佩刀，要自刎時，那刀有如生了根在鞘內的一般，左拔也拔不出來，右拽也拽不出來，急得退之叫道：「天那！我韓愈到了這個田地，求生不得生，要死不得死，留我韓愈一個也是徒然了。」叫聲未絕，只聞得遠遠地漁鼓敲響，退之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我姪兒湘子來救我了。」舉頭四下裡只一看，只見蝶翅鵝毛，好不上下刮得緊，那裡見有湘子姪兒？那裡有怎麼漁鼓筒板？退之急得欲奔無路，舉眼無人，忙忙去解韁繩，對馬說道：「馬，我騎坐你這幾時，沒一日離了你，我千死萬死終須是死，我今與你分離，你再不要戀著我了。你若不該死，快快依著來的路頭，一逕回到長安，省得被虎咬壞了。」一頭對馬說，兩行眼淚汪汪的流下來，哽哽咽咽，氣都出不來了。只聽得漁鼓又敲響，退之聽了一會，道：「這敲漁鼓的分明是我姪兒湘子，怎的只聞其聲，不見其形？昔日他曾說到藍關道上救我，今日怎麼還不來？教我受這般淒涼苦楚。」便仰面朝天，不絕口的叫了湘子幾聲，那得有一個人應他？

他正在恹恹沒法，忽然聽得漁鼓又響，只見一個道童，頭上挽著雙丫髻，身上穿件緇布單衣，手裡拿著漁鼓，肩上馱著花籃，冒著雪走將來，那大片的雪沒有一片沾著他的身上，越顯得唇紅齒白，仙家的模樣，口唱道情，是一闋〔寄生草〕，又是一闋〔山坡羊〕。

〔寄生草〕家住在深山曠野，又無東鄰西舍。只見些山水幽清，禽鳥飛鳴，麋鹿狂奔。到晚來，人煙稀，鳥聲靜，冷冷清清。做伴的是，樹梢頭殘月曉星。

〔山坡羊〕想當初，有駟馬高車，為怎麼到藍關險地？今日英雄在何處？只怕要馬倦人亡矣！心慘淒，夫妻兩處飛，更添那雪積。雪積如銀砌，回首家鄉一路迷。傷悲！此際艱難，誰替你孤恹？早早回頭也是遲。

退之看見這道童體貌清標，形容卓異，言詞慷慨，音調激揚，便向著他拜倒在地上，道：「神仙救我！神仙救我！」道童忙用手扯住退之，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來到這個沒人煙的所在，有怎麼真幹？」退之道：「我是在朝的禮部尚書韓愈。」道童道：「既是在朝的大人，出入有高牙大纛，後擁前呼。這樣雪天，何不在紅樓暖閣，烹羊煮酒，淺斟低唱，以展豪興？卻為恁單人獨馬，在此走路？」退之道：「我韓愈也是會快活的，只因姪兒湘子勸我修行，我不肯依他，今日在此受這般磨難，教我望前看不見招商客店，望後不見張千、李萬，單單剩下我孤身，左難右難，因此上要尋一條自盡的路頭。幸遇著仙兄來，借問仙兄，此去潮陽還有多少路程？」道童用手一指道：「前面就是藍關城了。」

退之抬頭看時，這道童化一陣清風，又不見了。退之忖道：「想是不該死在這裡，所以老天降下仙童指引我的路頭，不免躓行幾步，尋個安歇店家，又作道理。」偏生雪又大得緊，那匹馬凍得寒凜凜的倒在地上，不肯立起來。退之道：「我因得罪於朝廷該受此苦，馬，馬！你得何罪，也同我在此處受這般饑寒？」只得慢慢地扶起馬來，整理鞍轡，上馬而行。只是馬已凍壞，行走不得，一步一顛，幾乎把退之跌下馬來。退之此時也有八九分信湘子是神仙，做官的心也有八九分灰了。

走不上半里多路，望見一間茅屋在那山邊，便自言自語道：「那間屋不是茶坊、酒肆，一定是個出家人修行的所在，我且前去，權躲災難，卻不是好。」連忙帶了馬到得茅屋門前，只見兩扇門關得緊緊的，並沒有人聲氣息。退之道：「好古怪，怎的有房子卻沒有一個人在外頭？想是睡著了，或是有病臥在牀上起來不得；或是出外抄化不曾回來，或是尋師訪友，或是踏雪尋梅，或被虎狼傷死，或遭魘迷迷魂也不見得。」又自道：「雖然是這樣說，只是深山去處，不是一個人住的，少不得也合幾個道伴看守房屋，難道沒有一個人屋裡不成？」退之把馬拴住了，推開門看時，門裡並無一個人，只有一張桌子，一把椅子擺在那裡。桌子上放著花籃一個，花籃內盛著許多饅頭，熱氣騰騰，就像新落蒸籠的一般。籃旁一個葫蘆，盛著一葫蘆熱酒。退之正當饑渴時節，拿起饅頭就吃，剛剛咬得一口，猛然想道：「這饅頭好像我生日那一日蒸的一般模樣。」仔細看時，果然是廚子趙小乙蒸的饅頭，那日賞與那黃瘦道人，用障眼法兒把我席上三百五十六個饅頭都裝在花籃裡面，如何到在這裡？為何還是這般熱的？真是古怪！又道：「那道人原說我有藍關雪擁之災，故此收了我三百五十六個饅頭。待我如今把花籃裡的饅頭細細數看，若是三百五十六分，不消說了；或多或少，不拘定三百五十六分之數，必然是出家人別處化來的饅頭，天教我放在茅屋裡濟我的饑渴。」當下退之將手去花籃內摸出一個，又是一個，摸去摸來，整整的摸出三百五十六分來，一分也不少，一分也不多，乃歎一口氣道：「我何眼曾識好人，誰知那黃瘦道人真是個神仙，真有仙術。且胡亂吃幾個饅頭充饑，吃些酒解渴。」退之吃得一個饅頭，吸得一口酒下肚子去，便覺得神清氣爽，身上也輕鬆和暖了好些。又自想道：「馬與我同受饑寒，又沒草料吃，不免也把饅頭喂他幾個。」只見那馬垂頭落頸，眼中淚出，一些也不肯吃。退之看了，好些傷感，道：「張千、李萬被虎咬了去，我只靠這匹馬做個伴兒，倘若有些蹺蹊，教我怎生區處！」一邊摸著這馬，一邊歎息，不覺天色昏沉，看看晚了，只得在茅庵中權坐一宵。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